

勸學罪言



3 2285 9745 0

勸學罪言

夫傳教之法。固非一端。而信今傳後。流布廣遠。要不能不以文學爲第一要務。僕數十年來。鑒於我國教會末流承傳之弊。每曉音瘖口。諄諄以讀書尙學爲勸。乃聞者或淡漠置之。不可可否。或謂爲勢所壓。萬難達其願望。然究不如力加反對者之爲多也。反對者之言曰。讀中國書無用。問其何以無用。則曰不能掙飯吃。倘讀外國書數年。或於洋行鐵路郵局。充一走卒。作一通事。則可月得數十番也。此等見解。是否高明。姑不具論。然尙爲持之有故。言之成理。至於修道之士。固以傳教化人爲職志者也。其多數反對讀書者之辭曰。吾主耶穌所選宗徒。皆爲愚魯之夫。曷嘗注重文學。此後歷代大聖。或苦修或顯修。皆以熱心事主教人爲事。亦未見無學問不能升天國也。即如聖味增爵。一生以樸實聽命爲事。其謙遜愛德。遺澤無窮。固非以學問顯者。諸如此類之語。不一而足。僕始而聞之。亦勉爲帖服。不敢有所論辯。迨數十年來。以所經之事。所閱之人。及所遭之時局。一一反觀默察。審其利弊功效之所在。然後逐漸省悟以上諸言。或似是而非。或強辭奪理。或護短文過狹隘自居。或嫉賢妒

能。陰域不化。而其所收效果。則成敗利鈍皆可一一指陳。而足資警戒焉。至其謬論。讐言。倘不駁之。則淺人不明。真是真非之所在。而謬種流傳。遺毒無已。倘一一駁之。則連篇累牘。絮冗爲嫌。今不敢辭費。姑於其肯要處。略言一二。使執此謬見者。勿再自悞悞人。自欺欺人。而更狹隘我聖教。玷污我聖教也。按吾主耶穌所選宗徒。大半爲椎魯愚夫。是固然矣。然其受聖神降臨後。孰非上智淵通之士乎。此何待論。至於聖教列品者。固不專在於學問。然何以多瑪斯。奧斯定等。又有博學聖師之謚乎。若謂聖教會爲博學聖師之淵藪。專爲博學鴻儒所立。吾雖至愚。斷不敢作是語。至謂聖教會專爲愚魯貧賤之人而設。想世之稍具知識者。亦斷不能承此言也。說者謂聖味增爵。真謙熱愛。非以學問淵博列入聖品。然當時講將列入博學聖師者。固已有人。但其立會宗旨。固言於窮鄉僻壤。可補耶穌會之不足。而未嘗言合天下聖教會。皆當以我爲法也。至於反對諸公。又每以讀書窮理。當不得修德立功。救人事主爲辭。今爲反詰。然則不讀書窮理。卽當得救人事主修德立功乎。詩書糟粕。文字土苴。卽中國儒者。亦多有是等言語。然須知此乃對於執著篇章。固泥文字者。痛下針

砭耳。非謂之無不識。句讀不解者。卽入高明之室也。

總之。本國人不通本國文字。何以接人。何以應事。論其效果。不過自絕於高尚社會。自屏於優秀人羣而已。此等是非最易了解。尙何足辯。惟我中國奉教人。獨受其毒。處於不中不西之夾縫中。故成此非驢非馬之種類。一言及中國學問。則鄙薄之情。竟成第二之天性。再問其西國學問。則答以中國無此語言。足以譯之。嗚呼。其然豈其然乎。公等亦知明季。畢方濟徐光啓二公。竟譯有靈言蠡勺一書乎。是書所論超性諸語。豈非世人視爲微妙玄通者乎。公等自不求之耳。倘如公等所執見解。則是合中國人。非盡通西文不可。倘不通西文。則聖教道理。終古不能輸入於彼輩腦筋矣。（近則西文亦不准其通矣）

夫我國因不崇眞主。不識眞道之故。以致政治不良。人格墮落。爲世界所輕。鄙然以地大物博。人民最衆。開化最早。四五千年之古國。豈數十年後。卽能消滅者乎。卽國可亡。而種亦豈能遽滅。當此景况。人倘能以聖教會之心爲心。是傳布眞道。以圖拯救之術。愈不容緩矣。豈不聞教宗訓示傳教者之言乎。爾輩到一國。勿將意國偕去。

勿將法國偕去。勿將英德等國偕去。惟應將聖教會偕去。然吾所目見耳聞者。則法
教士惟歌功頌德於法。意德等教士。惟歌功頌德於意德。甚至著書立說。惟恐人之
不已。必欲我國教民。作爲彼國征服附屬之民。無不忠敬愛戴。而後始快於心。更
聞有荒謬者流。斥我國教民不愛彼國者。謂爲相反聖教會。爲謂不聽長上命。嗚呼。
傳教之士。本爲愛主愛人。始犧牲一切。而舍身救人。凡稍具彝良者。誰不感佩入骨。
乃今以少數偏私不化之流。演出形跡。使其人竟如虎俵。使其教竟同罪藪。使教外
稍具知識之人。但觀皮相。不察實情。何以心服。何肯歸向。嗚呼。以獨一無二純正美
善之聖教會。竟被諸君作成一荆棘險仄之途。演成一徧私黨派之窟。使我國中上
之人。憎惡痛恨。裹足不前。嗚呼。真道之不能廣揚。是誰之過。

前歲比國被德殘毀後。該國樞機主教某公。發出勉勵國民書一篇。反復譬喻。諄諄
以愛祖國爲訓。至理名言。無論有識無識。莫不感痛。至於我國宣道者。從未聞有提
及愛國者。（或有之。吾未聞也。）豈聖教道理。獨於中國教民。當使之愛外國乎。真
欲索解人而不得矣。嘗見一二荒謬頑固者流。汲汲惶惶。百端抑勒。惟恐人之不受。

壓伏。惟慮人之來相攻擊。可惜彼未讀孟子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一章之語。是以枉勞其心。虛担其慮。而爲此徒勞無益之舉。吾作此篇。本意原爲勸學。今何竟軼出範圍。拉雜至此。不亦蹈瀆尊犯上之愆。有違聖教誡命乎。曰否否。吾思之熟矣。此懷鬱積已數年之久。推原吾國教民。所以鄙薄中國學問之故。其根甚深。倘浮泛言之。則不能抉除其病根。終有類於隔靴搔癢。若痛切言之。則又觸犯神權。將啓輕藐神長之漸。吾奉教人。惟以尊神權。聽長命。爲無上之法律。吾豈不知。惟其人人尊神權。聽長命也。故凡遇事之腐敗者。只有隱忍受之。委爲主命。非惟不能口談。甚至不敢腹誅。此所以江河日下。日就腐敗。而無可如何也。須知神權自神權。人事自人事。吾敢信吾尊敬主教神父之心。不後於諸君。且純正愛戴之誠。或有過於諸君者。惟其愛之切也。故望之厚。望之厚。則不能不思。所以盡區區之心。爲泰山滄海之助者。緣數年來。值我國時局之變。人皆皇皇無主。實爲開教千年不遇之良美機會。乃急起直追。思一盡其蟻負之力。而出與社會周旋。始知我教中受人指摘。供人攻擊處。不一而足。始而猶強顏向人辯護。繼而捫心自思。不能不痛心疾首。大聲疾呼。使我謬

誤者急當力反正軌。作人芳標也。因察教中。最爲我國所謂上等社會第一口實者。則爲不尙學問之一端。而不尙學問之弊。則由我當權者。量狹智昧。不知以大體爲計。不能以聖教會之心爲心。以致人才消乏。百事墜。自處於劣敗之數。此無能爲諱者也。夫量狹智昧。由於無學問而出。而受毒則在於種族。於國際黨派之觀念過烈之故。此等觀念過烈。則媚嫉之情。不能不生。媚嫉之情既生。則己之不能者。不肯讓於能。己之不足者。不肯認爲缺。而對於屬下。則更施以愚民之術。樂其圓熟軟媚。而惟吾命之是從。善乎昔人之言曰。媚嫉之人。不惟才德庸庸出己之上。而必不能容。即未達之士。少見鋒穎。亦防其異日之難馴。而預遏焉。嗚呼。此言也。不啻爲若輩寫照矣。言至此。可以止矣。予之所懷欲白。自信爲合天理人情之正。且有的確證據者尙多。非有所畏而不敢言。正恐無識之士聞之。謂我爲挑撥惡感。渙散人心。敢與聖教爲反對。殊不知我所反對者。乃偏私之人事。非公正之聖教也。上主既賜我此知識。洞見其利害是非之所在。且鬱積竟至數年之久。倘苟且含忍。但博一馴謹樸慝之名。又安知非背其良知。辜上主之宏恩乎。或曰。聞子此等口吻。大有瑪丁路德

背叛之氣概。答之曰。君勿鯁鯁多慮也。僕不過一無權無勢。微末教友耳。請觀歷來背叛羅瑪。自成異端者。舉皆爲主教司鐸耳。何有一微末教友乎。僕乃所朝夕惶懼。惟恐與羅瑪有背者也。今對於羅瑪。或陽奉陰違。或直相反背。或任意捏報者。正有人在。君此之不慮。而顧於警告違背者。反指爲違背耶。或曰。吾之長上。雖有所發背謬之命令。罪則在伊。我輩遵行背謬之命令。功仍在我。不當議其是非。乃爲善信。曰。此等道理。是直不以天主誠命人之彝良爲斷。而惟長上之命是聽矣。且誑語欺騙。世上人類。誰不以爲罪過者。今乃亦行若無事。此等信德。非吾彝良中所能認可者也。或又曰。人不當權。自不知辦事者之苦心。局外旁觀。任意吹求。亦何所不至。且世間事。是有非。利中有害。非具卓識者。一時豈能遽辨。曰。是非利害之不易分辨。是固然矣。然在抱道懷德之士。自當於其大處著眼。高處着手。今吾所見。但知其局於偏。困於私。但顧全眼前小利小害。而明明遺聖教會莫大之污點。是亦可以不得已三字了之耶。此國事與教事。牽纏混雜。不當不明辨者也。至於今之所謂廣揚者。不過正如於潔淨身軀上。多加瘡癩而已。內之足以消耗精神。外之不過招集蠅蚋。

使稍具心肝者。誰不痛心疾首。視爲大辱。但爲積威所壓。竟敢怒而不敢言。不過相與私下歎息而已。君應知凡吾以上所隱約其詞。痛加斥駁者。皆確有所指。不過仍爲拘牽忌諱。而不便明言耳。

僕不肖無狀。於聖教道理未能深知。但本吾之彝良推想。聖教會所謂道德者。乃明白清醒之信仰。當一准於羅馬宗座之訓誡。非模糊昏聩之盲從。於反背彝良正理之事。一味苟忍。即可諉爲聽命美德也。

今歸於本題。論學問之關係。更有事實證之。有明季葉利瑪竇氏航海西來。挾其熱切之愛。堅忍之志。而其聰明智慧。又足以副之。乃孜孜汲汲於中國書史。朝研夕討。二十餘年。故所著書。不惟折服當時名公鉅卿。而餘韻流風。猶沾丐後學於不替。人以類聚。相繼踵至者。遂有龐艾湯南諸公。故著述如林。彬彬稱盛。彼時聖教爲何等氣象。厥後雖朝廷時有反對。官府多方阻難。然猶幸有人得幹旋於樞要之地。聖教賴以不絕。此非食學問之報乎。今何時乎。信教自由時代也。凡向之反對阻難。皆一掃而空矣。宣揚聖道。宜乎沛然無有能禦之者。然孰知阻遏抑塞不在外。而反在內。

矣。種種束縛。種種排擠。真有不堪爲外人道者。而嚴種族之辨。逞國際之威。尤以仇視於同教異會之人。爲惟一目的。諸公遽聞此言。必以予爲信口雌黃。妄肆誣毀矣。茲不得不略引事實以証之。往者前清咸同間。同文館之設。向我聘請教員。而我不勝其任。甯肯推讓異國異教之人。而不肯援引同教異會之人者。何耶。此爲往事。且係聞諸前輩傳述如此。不知其果確否。可以不論。今再以身所親經者言之。如某會欲於某處立一高等學堂。某處乃以我之權力所在。遂力加阻遏。恐他會於此伸張其勢力。此外並無他原因也。又近者某公著書立說。極力詆毀攻擊於利湯諸前輩。所陳之理由。淺陋荒謬。不過自供其鄙而已。真不值識者之一笑。且將羅瑪宗座久貶於地獄之誣謗。引以爲證。煨煉其罪案。此等舊污重播。究其命意之所在。吾百思之而不得其解。緣此等筆墨。爲教中教外中人西人。俱無好處可言也。繼而乃恍然大悟。蓋利湯諸公。與我既不同國。又不同會也。不然。何此公之不憚煩。而自鳴得意乎。凡此諸端。皆爲其反對學問之總源。乃支分派別。流溢而出者。無往而不與此宗旨暗合也。目的之堅。抑遏之力。竟如此。即今所收效果。竟何如乎。內之求一司鐸能

作數行平常通順之信者。幾如晨星矣。外之曾有一高明特達之士進教乎。效果竟至如此。曾不知自反。乃復洋洋向人曰。富貴人入天國。比駱駝穿針孔尤難。吾主耶穌固言之矣。殊不思我曾表示以何芳標。宣布以何妙理。能使人感動皈依。如古之徐李輩心悅誠服耶。使我今日之所爲。而欲得有高尚人格奉教者。必須聽憑由天而落也。且其人尤須具必要之德行數端乃可。一必須其不嫌作外國附屬之順民。而且甘心崇拜之。二必須其一來便知尊崇主教司鐸之大德。而善能跪拜。出言而恭順。三必須捐棄一切知識學問。而尤不敢言愛祖國。寫至此。吾亦自覺其出言狂悖。不能無污衊之罪矣。吾聖教中絕無此等道理。吾主教司鐸中斷無此等主張。嗚呼。吾非言真有是道理。真有是主張也。但按君輩表面觀之。誠有類乎此者。凡此聲音顏色。皆足距高明人於千里之外。奈何尙不知自省自察。而猶靦然自滿自是哉。凡此皆中國教道不能廣揚之大原因也。然則爲今之計奈何。曰。凡已染成此等惡習者。其毒深入腦囊。依仗人力。斷難使其省悟。但望我青年有志之士。願犧牲一己以救人而愛國者。從此每日定一時刻。作周年之敬禮。懇切懇求天主。賜我中國聖

教廣揚。凡諸阻碍聖教。污辱聖教之人。請天主教大發仁慈。賜其認識。已非力返前轍。併求從此打破諸公國際觀念。種族觀念。黨派觀念。而惟以吾主耶穌之心爲心。而於羅瑪之命令。嚴遵恪守。不敢陽奉陰違。稍事濛混。如此虔禱一年之後。再集合同人。竭誠盡禮。同跪於主教台前。婉詞求請。此後修道之士。於現定年限規則外。更求展限。至少應在六年。以爲盡心研究中西學問之地步。然必須延聘素負聲譽。高明特達之教習。嚴定課程。必非如以前虛應故事。敷衍塞責。始克有濟。果能如此。十數年後。則必煥然改觀。不復如今日之黑暗腐敗矣。須知此等請求。絕非犯上。絕非干冒尊嚴。乃奉歷代教宗之嚴命。如某年教宗對於栽培司鐸之訓戒。有曰。倘爾等科學知識。不超於世俗常人以上。何以施其訓誨。令其心服。又云。凡在司鐸者。至少必須有文學秀才程度云云。今我眼前所見年少司鐸。偶爾寫一平常信札。書法則惡劣潦草。不成行款。字句則顛倒錯亂。不成文詞。置之中國平常商店中。作一學徒。尙爲劣手。何論其他。豈非顯違羅瑪成命。而自跌其聲價。自卑其品格乎。諸君諸君。當反復思之。力求學問。非我分外事也。更求諸君鑒察此篇。雖似蕪雜狂悖。正如昔人

所云。言雖可惡。心實無他者也。然必須澈首澈尾貫穿讀之。若截斷數言。或摘取片段。便遽加以罪名。吾所不能承受。但望諸君憐其狂熱。憫其苦心。而勿認其爲反對聖教。散布邪說之妄人也。則幸甚禱甚矣。

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十七年六月

